

秦牧集

原名《秦牧杂文》

慢话打根你你头就的德.....
慢听就一令像舌地耳的
狗它滚出的正的慢悦狗
儿了打长版名家散文系列
叭因它就店
头原叫它书
那的立巴明
人宠直尾开
主爱就的藏
究被立它典巴
研它直掉曲尾灵鸟慢你点
细白它截弯的百灵出凭
细明叫你上意掉百讲言
我地呀滚向满剪那会语

秦牧



和風



I 266
125

93804

火



种

集

秦 牧



中国青年出版社

2802/33

(京)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冈宁

封面设计：吴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种集 / 秦牧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11
(典藏开明书店版名家散文系列)

ISBN 7-5006-2075-6

I. 火… II. 秦…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9072号

出版发行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印刷者：河北涿州新华印刷厂

787×1092 1/16 · 11.5印张 2插页

1995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价 33.50元

写在前面

中国出版史上这样记载着：

开明书店——成立于1926年。

青年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3年由开明书店和

青年出版社合并而成立。

开明——中青，从此便有了血脉关系。

七十年的“开明”历史，四十五年的“中青”

历程，数代人辛勤劳作，培育出的是一座斑

斓绚丽的昆仑园圃。我们采撷其中最美的

一束花朵，敬献给深深关爱着我们的广大

读者和作者。

愿这一页历史，在今天能有一个更新的

开头。

于：开明书店七十周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四十五周年 纪念日

第 一 辑

“谢本师”	叁
叭儿狗与仙人球	柒
蛇与音乐	拾貳
豪猪的哲学	拾陆
白鱼·黄鱼·黑鱼	貳拾壹
马戏	叁拾
浮士德小插曲	叁拾陆
寓言的美与刺	肆拾
读发霉书的好处	肆拾叁
令人颤栗的宣言	肆拾柒
闲忙草	伍拾壹
含泪的幽默	伍拾陆
鬼魅一夕谈	陆拾
私刑·入市·血的赏玩	陆拾捌

人肉	捌拾
求雨大典抉微	捌拾伍
祖宗的遗毒	捌拾玖
柔佛苏丹	玖拾贰

第 二 辑

囚秦记	玖拾玖
死海	壹佰壹拾陆
火种	壹佰贰拾捌
伯乐与马	壹佰叁拾陆
诗圣的晚餐	壹佰肆拾肆
罗马的奴隶	壹佰伍拾肆
拿破仑的石像	壹佰陆拾贰

第一辑

“谢本师”

俄国安特列夫有一个剧本叫做《人的一生》，用五个场面表现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历程。在剧本中，“人”的背后常常站着一个象征运命的“灰色的人”，旁边燃烧着一根象征生命的烛火。故事记得是这样的：第一幕在灰黯的房子里，“灰色的人”来等候诞生，一群老妇在室内忙碌着，在产妇呻吟间，“人”呱呱坠地了！“灰色的人”静静地燃着烛火，显示着又一个生命降临到地球来了。第二幕，在贫困羸陋的房子中，蜡烛已点了三分之一，“人”与年轻的妻厮守着忍受饥饿，但他们年轻，恋爱

比食欲更强，相依为命，怡然自得。第三幕，“人”已逐渐富厚，在大客厅中开舞蹈会，蜡烛点了三分之二，许多朋友高兴地前来赴会，在表面和爱的友情中，有嫉妒与阴谋暗暗进行着。第四幕，在阴沉的大房子中，蜡烛快点完了！贫困纠缠着“人”，婢仆星散，孤寂地陪伴着他的只有一个年老的佣妇。第五幕，在阴暗凄凉的病室里，一群醉汉疯癫地闯入卧室，烛火跳动，“人”生时围绕在侧的一群老妇又来了！在垂死的病人床前舞蹈，“灰色的人”来说：“静寂，‘人’要死了！”于是烛火熄灭，暗中发出笑声，复归死寂，“人”的一生就这样完了。

□
这作品使人感到一种颤栗悸动，在字里行间发酵的是悲哀的宿命论循环论的思想。但是我们敢说有多少人能够尽其在我，跳开这可悲的生命的轨道呢？

□
以我们百年来的思想史上，那几回可怕的“谢本师”的事件为例罢！清末俞曲园曾经以“治小学不摭商周彝器，治经颇右公羊”的卓特态度闻名于世，而他的《群经平议》、《古书疑

肆

义举例》诸书，直到今天看来也还锋芒宛在，但是晚年因为不赞同他的弟子章太炎的革命行动，被章太炎所“谢”了！章太炎呢，主《时务》、《昌言》报时的慷慨陈词，反袁时代以勋章做扇坠直入总统府的豪概，直到今天看来，也还令人高山仰止，但是晚年因为参加“孙联帅”的投壶盛典，又被他的弟子周作人所“谢”了！“谈龙谈虎”的周作人到今天做了汉奸，又为他的弟子们所“谢”了！这些事件不正令我们想起那个使人痉挛痛苦的剧本么？

“老”该是一个斗士最大的仇敌了！多少人（何止俞、章、周），青年时气贯长虹，中年时慵慵逸逸，泄泄沓沓，到老来“难得糊涂”，老悖疯癫，将青年时代的豪情胜概看做浮躁凌厉之气，或则捧老庄尼采，钻公安竟陵，或则从自私出发，无所不为，惟其如此，有的学者以“人过四十便无用”来自我解嘲，有的策士在慨叹着“年龄对于人生真是何等可怕”！年龄对于人生真是如此可怕吗？年龄年龄，多少人假汝以横行不义？其实

时间对于另一种人又何曾不是生命的恩惠？几年前我在香港加路连山参加过蔡元培先生的祭典，望着无数青年鹄立在他灵前，自己在垂首哀悼中，不禁在脑海中泛起一些须发雪白、眼光深沉的中外革命家、思想家、艺术家的影子，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敬和感动。如果说我们一听见那些老悖腐朽的东西的名字，就如面对着一些丑恶的木乃伊，那么一想起这些有着崇高灵魂的老前辈，自己就宛如一个渺小的教徒踏进了罗马的大教堂，或者变成一个爬上父亲写字台上撒尿的小孩子！在中国这样激荡的社会中，我们固然见到不少未老先衰的二三十岁的老人，可也见到鹤发童颜的七八十岁的青年，与其说年龄可怕，毋宁说是思想可怕，利欲可怕！

我对于那些年纪轻轻便装着老成怪相说些居高临下的话的青年人，对于表面恬淡、实际自私畏事的中年人，对于倚老卖老认为老就是自己伟大处的老年人，都愿意防他三分，因为无论他年龄多少，那种可怕的毒素已经在发酵了。

叭儿狗与仙人球

最近我参观了一个富丽典雅的客厅。

□

这客厅，墙壁上挂着几幅主人祖宗的油画像，身穿天蓝色

□

箭衣，外罩紫酱色马褂，帽上有顶珠，足着粉底朝靴，正襟危

□

坐的是主人的祖父；凤冠霞帔，耳环玉佩一应俱全，因为表情

□

太紧张弄得嘴巴有点歪斜的是主人的祖母；穿民国初年的所谓

□

燕尾礼服，一只手拿书，一只手拿礼帽的是主人的令尊……主

□

人听说很崇拜孔子，但在他的私人客厅之间，那个道貌岸然的

□

山东老头儿可别想窜进来……这之外，墙壁上的字画，有隶篆

柒

草书，有国画正宗的水墨画，有工笔的“美人修竹图”，总之古

□

雅古雅。此外，波斯地毯铺在大厅中心，楠木桌子上陈有雨过

□

天青大瓷瓶，不是乾隆的就是雍正的。不用说了，这客厅，看

□

来与几十年前巨宅大户中的并无分别，但时代毕竟不同，在厅

□

角里，也有牛奶色的冰箱在闪光了！主人，虽说动不动就搬出

□

“曾文正公”，而且据说经常在养其浩然正气；但行为却不很古

□

雅，例如他对于做美钞生意便真是兴致奇高，他又爱赌，更擅

□

于批评人家的思想欠纯正。他虽然还带着死去祖宗的气味，但

□

已经扮相漂亮，不失为民国三十四年的人物了。

□

这客厅，就像一个穿着弓鞋的女人忽然登台表演草裙舞似

□

的，她自己不尴尬，却使你一看了就肉麻。这客厅，真所谓纤

□

尘不染，阴沉，死寂；小孩子在这儿哇一声，立刻就有大手掌

□

把他提走。除了叉麻将声，念佛吐痰声，弹指甲声，打呵欠声，

□

论大道理声，是很少有其他声音了。

□

捌

起初，我以为在这儿生来成长的，除了主人一系的人物外，

没有其他生物，但仔细视察，大谬不然，原来还有一头叭儿狗，

□

还有两盆仙人球，在无生气的客厅里点缀风光。这叭儿狗和仙

□

人球太需要介绍了，我所以噜噜唆唆写了一大堆那客厅的物事，

□

无非想让大家知道这叭儿狗和仙人球是生活在怎样的境地罢

□

了。

□

主人的叭儿狗生得十分娇小玲珑，比一只野猫还要小。它

□

毛片柔长髻曲，躺在波斯地毯上就像一个毛球，眼球圆圆的凸

□

在眼眶以外，腿短短的，格外便于跳跳蹦蹦。它的桐叶似的耳

□

朵垂下来，鲜红的舌头经常伸出半截，它的扁鼻子和迷惘的眼

□

睛很足以引逗老爷太太的爱怜；它是那样的小，小得使人想起

□

传说中的“墨猴”。北京，那帝王和奴才总管辈出的地方，贵显

□

们豢养的“北京狗”是那样小，民间生长的“北京鸭”又是那

□

样大，前者小到有的被称为“袖子狗”、“龟壳狗”，小到非洲的

□

美国大兵拿来放在衬衣里头；后者却大到可与白鹅媲美，确是

□

一件趣味深长的事。我细细研究主人那头叭儿狗，慢慢地明白

玖

它被爱宠的原因了。它听话呀！叫它直立就直立，叫它打滚就

□

打滚，你截掉它的尾巴，它就长出一根向上弯曲的令你满意的

□

尾巴，正像你剪掉百灵鸟的舌头，那百灵鸟慢慢地就会讲出令

□

你悦耳的语言，凭这点狗的“德性”，还不惹人欢喜吗？慈禧太

□

后曾用充满情爱的语气，在女官面前评论过哈叭狗，说：“这种

□

狗的身量都是很小的，所以它们决不能守夜或做别种工作，它

□

们只能供人们搂在怀里，或捧在手内，当一件可玩意儿玩玩。”

□

在我所看见的大客厅里的叭儿，它的最大的本领就是娇声娇气

□

地向客厅以外的生人们吠，在主人面前团团打滚，表示它的

□

“人生”异常愉快，它对这个客厅视如天府，它的样子又是那样

□

的温和，兴奋，忠实，不偏不倚……它除了每天闻闻主人的脚

□

臭以外，每天半斤牛肉是十拿九稳的了。

□

和这柔若无骨的叭儿成为显明对照的，是这客厅的另一角，

□

短几上的两盆仙人球，不是那巨大的雄峙的仙人掌，而是拳头

□

拾 大小、永不长大的仙人球，两个小小的瓷质花盆上，各自培植